

## 夕阳之下

初夏的黄昏的夕阳照到人身上暖暖的感到一种亲切的意味。晚边的植物园像饰上了金似的分外显得美丽了，但游人却反倒三三五五的归去了，只有草场上一株松树下还坐着一对半老的夫妇在忘机的笑语。离他们前面不远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掷着球玩耍。听那小姑娘时时哥呀哥呀的叫着，想来大约是兄妹罢。我合上了看了一半的菊池宽的《新珠》，正预备着回寓时，忽然看见了这活泼的小姑娘和这快乐的一家，便不自觉的留住了。

小姑娘圆圆的脸盘，微黑着，并不能说怎样的美丽，然而那乌黑的纷披的剪短的曼发，那穿着洋服的跳跃的娇躯，和那小鸟似的婉转的俏语，

却都是非常可爱的。

球有时抛到母亲的膝下去了，母亲便笑着把白绸的洋伞拨转去，父亲也笑着，随即又接着喁喁的情话。虽然他俩没有加入他们儿女的球戏，但我猜想着他俩的心一定同那球儿一样在跳跃着充满着青春的欢慰罢？——虽然这于他俩的年龄像是不适当一点。

幸福哟！满足哟！哪里有比这更快乐的家庭呢？！

自家也有慈爱的父母，自家也有亲密的弟妹，然而八年来却从没有像他们一样的，在一块儿快乐过。虽然每三年三年的回去一趟，可是那总是匆匆的淡淡的像作客似的，所谓天伦之乐者，并没有真正的满足的享受过。

现在离家又有两年多了，想起了垂老的父亲，为着一家生活，在那朝三暮四千变万化的政局中不断地挣扎，自家真是要哭的。母亲身体衰弱了，希望我早点娶了妻，好帮她料理着家务，自家也终于没有能够顺她的意。母亲心里不消说，一定不愉快的。两个弟弟在长沙的中学校，每天被

强迫着游街喊口号，不能够安静读一句书，自家早想把他们带到日本来，只为着经济关系，不能够如愿，也常是深深抱憾的。

妹妹也有两个，都很聪明的，小的比眼前这位日本姑娘差不多，大的稍为高一点，都比眼前这位日本姑娘长得白净美丽多了，可是不幸生在那半新不旧的家庭，却终不及这位日本姑娘的活泼。要怎样才能使她们像这位日本姑娘一样活泼？这责任又似乎是应当放在自己身上的。

兄妹两人喧嚷的快乐的玩着，我独自坐在旁边凄凉的茫然的想着。“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他乡生白发，故国有青山。”我虽远未至于生白发，然而近来也实在有几分倦鸟思归之感呢，我时时思念着的双亲弟妹呀，我真恨不得即时离了这蓬莱小岛，回到你们的身边呢！

金黄的夕阳，已不知在何时走过了草场，升到后面的一排树梢上去了。半老的夫妇立起身预备回去了，小姑娘走到池边去洗手，从我的身边经过时，有意无意的向着我做了一个可爱的怪脸。

园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也不能起身回

寓了。啊啊，我深深的思念着的双亲弟妹呀！我究竟要何时才能回到你们的身边呢？！

一九二七，六，一二于东京小石川植物园。

1927年7月10日《文学周报》第275期。

## 林 中

L 真不幸，来到东京还不过两年，便得了所谓“神经衰弱症”。（这正是现代青年的一种流行病！）起先不过晚上不易入睡，白天神思恍惚罢了，他不以为意，还是照常用功。朋友们劝他休息休息，他总是叹着说：

“唉唉，我怎么能够休息呢！自己在这儿一个月的生活费，抵得上弟弟们在故乡中学校一年的费用。拿着这样大的代价，难道还好白过吗！”

可是近来他自己也知道不能再是这样继续奋斗下去了。他的脑病近来更加厉害了，常是整夜整夜的失眠，越要睡，越睡不着，每晚烦躁得要命。白天上课时，头昏眼花，最要紧的笔记一句也抄不到。自己看书也是看一句忘一句，记忆力简直完全消失了。

“唉！真可恨！‘好汉只怕病来磨’，要读书的

人，偏偏害起不能读书的病了！”他常是槌着自己的脑壳叫骂。

前周间，他终于受了医生的劝告，向学校告了一个月病假，在市外代代木上原找了一个清静的“贷间”移住了。他近来的生活，差不多每天都消磨在附近的树林中。

初夏的一天，太阳还不十分厉害，午饭后 L 穿着轻快的和服，腋下挟着两册小说，照例往离寓三、四十丈远的一处小山上去午睡。

他悄悄地走上了山坡，在一株两人合抱的七叶树下躺下了。浓密的树阴，笼盖着全身。四围林立着许多大的小的种类不一的树木，发散着一种夏日特有的嫩叶的香味。三五只小鸟儿在那上面愉快的嘹亮的交语着。微风吹过时，树叶便摇摆着做成一片幽微的湍鸣。在这里真是远离尘俗，都会的繁杂的市声，一点也听不到。虽有时远远的一列郊外电车走过，但那也好像被这寂静的树林美化了，并不感觉其喧嚣，并不感觉其讨厌。

他卧在四、五寸高的混杂的柔软如茵的芳草上，把小说打开看着，想催起一些瞌睡来。但看

不上两页，一只在他身边飞舞的黄色的小蝶，便把他的眼睛从书上引开了。他觉得那小东西又美丽，又活泼，真可爱。他把书丢开，追着那蝴蝶，但他并不想伤害它，他只静静地跟着它，看它停在草花上用那长而细的卷唇嘬吃着花蜜。他并不是在研究甚么博物学，他不过觉得那样细心的观察很有趣味罢了。

小小的蝴蝶，在这朵花上停一下，又飞到那朵花上停一下，渐渐地越飞越远了。他也跟着渐渐地越走越远了。跨过了小小的山坳，在那面平坡上，有一片两三丈见方的污池，霉雨期中，池水积得满满地，长了许多乱草，中间还矗立着一些野菖蒲，菖蒲上缀着有紫色镶白边的喇叭花。小小的蝴蝶便落在那菖蒲花上颤动着。

他再不能跑到池中去，观察那蝴蝶在怎样采花了，他只好倒卧在池旁等候着。他仰看那青碧如洗的天空，时时有一两片白云飘荡着，他不知不觉睡去了。他睡得很沉着，几只蜜蜂在他的头上嗡嗡地飞过去，还有几只苍蝇浴着太阳光，在他身边吵叫着，他都不曾醒。他竟得到了数月来不曾得到的熟眠。

朦胧间，他忽然看见一个穿黄服的五六岁的小姑娘，手中握着一些美丽的野花，从池那面乱草中跑出来，望着他嘻嘻地傻笑。他赶过去引她玩，那小姑娘却跳跃着躲开了。他追着那小姑娘，正像先时追着那小蝴蝶一样。追着追着，小姑娘给一株大树挡住了，终于给他追着了。

“唧……你放我呢！你要怎么啦！”小姑娘娇笑着，挣扎着。

“我要你和我玩呢！”他握着小姑娘的两手说。

“但是，你是有病的人罢？”小姑娘美丽的眼睛里面，浮着一种疑惧的表情。

“瞎说，哪有的话！”L 口里虽若无其事的说，但他心里的确很惊异，并且还似乎有点不快了。

“我知道呢！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是在这里养病呢！”

“你怎么知道！”L 心里更加暗郁了。

“假如你不是养病时，你现在应当在学校上课呢。”

这小姑娘的话，完全使他爽然了。的确，他是有病，并且还是很不易治的脑病。他想到这病关连于自己前途的重大，他真要哭。他从前梦想着

的伟大华丽的将来，顿时变成漆黑漆黑了，有甚么还比这更使他悲哀呢！他这时握着小姑娘的两手，自然而然的松下了。他沉默，凄凉，两眼凝视着地上，闪着液体的光耀。

小姑娘见他骤然忧愁起来，倒过意不去似的，拿着他的手说：

“是吗，真的有病罢！……但是请不要悲哀哟，我的姐姐能给你医治呢。”

“你的姐姐！……”L觉得有点意外。但是，“姐姐”两字多么悦耳呀！

“是啦，我的姐姐林子，她专会医治一些怪病呢。……你看，她就在那儿！”

L的眼光跟着小姑娘的手指望过去，在他们前面三、四丈远的地方，果然有一位穿着青衣的少女，倚着树干趺坐着，侧着头也在玩弄一些草花，乌黑的长发打散披在肩上，闪着美丽的光辉。

L心里模模糊糊地，觉得今天真是奇怪。怎么自己常来的树林却隐藏着两个这样美丽的姑娘呢？究竟是仙女还是妖魔啦？他这时忍不住突地紧握着小姑娘的手问道：

“你到底是谁呢？”

“我吗，我叫做蝶子，小小的可爱的蝶子。”小姑娘把一只大拇指含在口内，侧着头，眼睛溜过来，做着爱娇的模样对他说。“我的姐姐叫做林子。”

这时坐在前面的那穿青衣的少女，忽然回过头来望着他俩说：

“蝶子，你在干甚么呢？我要你寻的草儿都寻到了吗？”

那少女的声音送到 L 的耳里，真使他惊异。他有生以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妙音。他觉得那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那简直是一种音乐。一种无比的美丽的天上的音乐。他想假如有人能够起死人而肉白骨，把百年前德国的大音乐家贝多芬喊起来，那一定可以受着这少女的声音的感动，创造一个伟大的乐曲。一个比名震世界的《月光曲》更好的乐曲。

“哈噫，都寻到了呢。”小姑娘扬着手中握的一束野花回答她姐姐。同时她拖着 L 说：“你和我一块儿去罢！我的姐姐能给你治病呢。”

“她能够治脑病吗？”L 无可无不可的跟着走。

“她甚么病都能治。”

离她姐姐还有丈多远时，蝶子丢了 L，跳着扑到她姐姐身上去了。

“寻了许多呢！”她把她手中的野花，拿给她姐姐看。

林子亲着蝶子的嫩颊，她的眼睛却从蝶子的头上瞟过来窥视着 L。L 当时真被她那种纯洁的美慑住了。他觉得她的美丽正同她的声音一样，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他记起两月前在上野某展览会看到的一幅日本名画“悲母观音”图，那美丽庄严的色相才仿佛似之。“这是仙女啊。”他自然而然的意识到。他当时心里不敢涉一点遐想，虽然他也并没有恐惧。

“啊，姐姐，这位先生很悲哀着啦！”蝶子坐在姐姐的怀中，指着 L 说。“他说他害着甚么老病，其实呢，我看他倒并不老！”

“蠢东西，说错了啊！是脑病罢？”末后一句话似乎是问 L 的，但是她的眼睛却并没有望着 L。

“正是呢，是脑病啦。学校也不能上，很苦痛的……”L 趁机会开了口，他对于自己的恶病似乎有一线希望。

“不管他是老病少病，姐姐，你给他医治医治

罢，他刚才几乎要哭了，怪可怜似的！”蝶子替 L 要求着。

“你自己手中不拿着很多的草药吗？你为甚么不给他呢？”林子抚摸着蝶子的脸，又在她的嫩颊上亲了一下。

“这就成吗？”蝶子圆睁着小眼，望着自己手中握的一束草花，不相信的说。

“这‘自然草’就可以治老病吗？”

“治脑病只有‘自然草’才是最好的灵药。”

“那么我通给你罢！”蝶子听了林子的话，一翻身跳起来，走去拿着 L 的手，把一束草花通通递给他，“你听见我姐姐说吗？‘自然草’治老病是最好的灵药。”

L 将信将疑的接了那束草花，他刚要向她们道谢时，忽然觉得那草茎上有很厉害的刺，把他的手刺痛了，他努力把眼睛睁大注意一看，哪里有甚么仙草，一只挺大的山蚁在他的手指上咬啮着。他用力一摔，一切幻景都消失了，他自己原来还仰睡在污池边的草地上，一只“下驮”不知何时滚落在水中，以前追着的那只小蝶早已不见了。

他伸了一个懒腰坐起来，看看天色不早了，太阳已落在树林后面，美丽的“夕烧”映在污池中，生着五彩纷披的霞绮，把那污池完全美化了。他惊异他自己睡了那样久，他得到了数月来不曾得到的愉快。

他回想起梦境，他心中充满着安慰，他起来在林中巡走着，他想试试能不能再遇到那可爱的蝶子和林子。然而没有，他走遍那小山都没有；他只在一株阴暗的大七叶树下，捡到自己原先遗在那儿的两册小说。

可是他的确已经得到那医治脑病的灵药了。这是谁都能够想到的。

1926年8月《文学周报》第5卷第8期，  
后收入《崇高的母性》。

## 归 来

昨夜稍稍有点风浪，很早就睡了。今朝八点钟醒来，同房间的远藤君由外边走进来说，海水已不像昨天那样深碧了，现在已完全变成黄浊了，大概快到扬子江口了罢。远藤君虽初次来中国的，从他那说话的样子看来，他对于这快要接近的异国的领土，是如何的充满着惊奇和喜悦啊！

起来走到甲板上一看，果然，海水是黄而且浊。然而四围还是茫茫然水天相接，看不到岸际。不过在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常常看见有时隐时现的在巨浪中升沉着的汽船的黑影。

毛毛的太阳，有时又下着毛毛的细雨。

十二点钟又特意地吃了一餐日本料理。这是最后的一餐日本料理了，往后在法兰西的五、六年中，恐怕再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料理了罢。

已经看见隐微的岸影了，大的帆船也看见了。接连几只载重很轻的日本船迎面走过。

啊啊，我又回到久别了的祖国了，船已渐渐地走进吴淞口了。我心里感着一种亲切的慰悦。

过了吴淞的黄浦江岸，是一段可爱的青绿的平畴。夹岸种着茂密的杨柳，那千丝万缕的婀娜无力的弹垂着的柳枝，抵得上一队妩媚多姿的嫣然含笑的迎客的美女。

但是再走过去，便渐渐地呈露出忧郁的情调了。先是天空上浮游着忧郁的煤烟，其次是吐出那煤烟的丑恶的建筑，其次是……一切一切都是丑恶的，忧郁的。

这时三等舱里渐渐混乱起来了，收拾行李的，整饰衣履的，纷纷攘攘忙个不了。

三点钟船靠码头了，我以前听过人说汇山码头在上海各码头中是比较有秩序的，我便以为大概是和长崎神户一样安全平静罢。然而不然，船还没有靠紧码头便蜂拥上无数的旅馆接客和搬夫等。乱糟糟的，闹嚷嚷的，和长江轮船拢岸的情形，并无分别。于是我紧张了，我努力看护着行李，不敢怠慢。好容易由一个日本茶房给我叫来

一个搬夫，把两只笨重的书箱搬下了船，总算没有丢东西，但他们除正规每件取费一角外，又横敲直敲的敲了我八角小洋的竹杠。

行李正在给税关的员丁检验时，突然走上两个马车夫来兜生意，差一点儿彼此打架了，那凶横的样子真可怕！我并不需要坐马车，然而我验过的两件行李被他们不由分说的拿走了，我又恨又急，只好无可奈何的跟在他们后面走。走出码头不远，便看见一列破旧的马车汽车和人力车。我被强迫着坐上一只破旧的马车，后来心想总没有事了罢，但是转脸一看，旁边正有两个可怕的大汉在伸着手向我要钱。

“干甚么？”

“酒钱！火速！火速！”

原来我的两只破书箱正是他们任意的给我由验关的地方搬上马车的。

“坐你们的马车，怎么又另外要酒钱呢？”

“不管，不管，阿拉不管！火速！火速！”

起先兜生意的马车夫这时才仔细说明，说他们不是他一起的，他们是专搬行李的。

我没法，打开皮包一看，一个零钱都没有了。

“没有零钱了。谁叫你搬的？”

“你没钱！不管，不管，火速！火速！”

这两只凶汉更加凶恶了，控拳扎袖，大有动武之概，他们像狼像狗！不，比狼和狗还要凶暴难驯。

这时那马车夫答应借钱给我，并且问我要借多少。我一共只有四件行李，由验关的地方搬上车没有三步路，我想给他们一角钱一件总足够了。

“给他们四角钱好了。”

“四角！你特别！谁要你四角！”

他们的臭唾沫飞到我的脸上了。

马车夫做好做歹，给了他们一块钱，才把车子开走了。当我们正在争吵时，一个印度巡捕悠然的走过，他竟熟视无睹。

马车走上大街了，可怜我离开上海还不到两年，便竟有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我看着那马路两边的同胞（日本人用鼻音说着的支那人是也），我只能归纳成两类：一是满脸奸相的凶汉，一是满脸死相的病夫。的确中国人只有这两类：凶汉！病夫！劣等民族中之劣等！以前我看见外国